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一山文集卷三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舉人臣曹夢齡

一山文集卷三

元 李繼本 撰

序

釣魚翁詩序

釣魚翁爵禄不入其心惟嗜魚故釣輒得魚寂寞之濵投竿而漁有不知寒暄之改候饑凍之廹身欣慼之易慮葢嗜之篤故久而不能忘初非阨於生事而藉以餬其口也至於得魚與不得魚亦未嘗計失得而渝所嗜

也大抵嗜而因物而觸於心雖古之人亦曷能無所嗜哉故秋之嗜爽伯牙之嗜琴中散之嗜鍛伯倫之嗜酒張旭之嗜書皆以之而生以之而死而能不少置焉者豈直釣魚翁之嗜魚乎雖然翁之嗜吾固得而知之翁之志吾不得而知之也昔者吕望釣渭而鷹揚之師實開有周之鴻業子陵釣桐江而一節之高式重大漢之九鼎蓋其所嗜者小而所志者大也翁老矣其於魚也嗜之而彌篤此其志于誠不得而知之顧嘗觀翁往來

釣魚處山空水寒魚鳥閒暇超然有出塵之想得不使人懷非熊之吉夢而慕江湖之高風者乎國家方求興王之佐不召之臣翁乎其不獲終老於山澤也審矣彼龍伯之誇任公子之誕直莊生之寓言耳不足為翁道也翁曰我知釣魚而已餘非所及也已而有野樵過之翁酌以酒而歌之曰爾樵之適兮我釣之逸兮取樵以湘兮取魚以食兮漁兮樵兮足以放吾之迹兮歌竟翁謂樵曰子去吾將釣吾魚釣魚翁謂李仲學而野樵則

翁之同姓廷興也野樵序

禱雨詩序

劉侯為縣之政務寛簡民物清晏郊野無犬吠之警洪武辛亥夏不雨民嗷嗷無生意侯適以事詣大府未遑恤也縣父母享於龍祠以禱之弗應偏禮群祠又弗應自是奔走告祀不懈益虔五月二十有二日乃雨民以為未洽也未幾侯竣事還晝然傷之乃潔齋致誠徒跣露髻齎水於南山之龍湫侑以香幣奉以牲酒以薦

於羣祠以享以祀以祝以祈以籲夫悃愊之忱時六月七日也是日晝漏下二十刻青天無雲炎光爥地鄉燎始上浮靄四垂霞飈廻旋雷雷訇發感格之機既昭滂洽之澤斯至越九日乃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民翕然以樂躍然以忭而驩然如更生邑之士咸見之詠歌而謁予序其端余惟記不云乎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蓋雨降自天信非吾人所能力致者然而有可致之道焉何也吾盡吾誠焉耳惟誠可以開金石貫幽顯動天地

感神明雨澤之降毋惑也況侯為民以請命而竭誠以籲天精意昭垂洞達無間天其有不應乎昔者唐叔有善政而禾同穎景公出善言而星退舍李廣利拔劍刺山而飛泉湧出與夫劉昆熄江陵之火韓愈開衡山之雲感應之機古今一轍固非方士者流以奇術秘計簧鼓乎顓蒙者比也予田野之細氓沐侯之惠深謹摭其實而序之侯字仲儀江西人

送北平行大都督府掾宗德章序

北平古為邊壤唐虞三代曰幽都周秦戰國曰燕隋唐曰幽州自召公始封至顯王滋大晉慕容垂唐安史五代劉守光皆盜據其間金源氏始建國帝其疆入國朝悉歸於職方風氣勁武河山雄麗五方走集蹄雷轂風險阨繁富為西北邊最洪武初乃行大都督府以鎮之壯形勢固關要也宗公德闕

一山文集卷三

一山文集卷四

元　李繼本　撰

闕

邱一壑得以耕釣而自適東阡陌得以杖策而往來搢紳名公之過之者得以禮於其廬小子後生得執經以從先生游是倈之出處去就皆可無憾也迺書以贈之

送北平知府方公序

岳陽方公伯禧尹北平之三年上計如輦下其南轅也予詣旦與之別且致辭於公曰北平居王城下邑大府綜有司庶物而尹之為職寮采之所視傚州縣之所繫屬民吏之所仰戴求其公私無撓外內相安職職而事

事非易為也故飭身之不謹則軌度之寖弛治事之弗鍊則上下之婾容待物之弗宏則謗讟之踵至是職也在朝廷雖不以之輕授而世之紆組綬建牙纛揚揚如政事堂美食而安坐者其可視為易事幸其滿秩而去汲汲猶傳舍然哉夫天下之才其高下細大不一也譬諸馬之為駿必飛黄綠耳然後足以驟康莊行千里否則恒見其蹷隤而玄黄非駿也木之為材必松楩杞梓然後足以建明堂構總章否則卒至於風摧而雨剥非

材也公英年登上第人謂其學問政事杰出一時視昔之為尹者未見一二與之埒是何也學問政事同出於士而士之軼類而絕塵立功名以垂霄壤則亦幾何人哉公襟宇洞廓故應變疏通而裁決無壅滯譬之於馬其飛黃綠耳之駿乎公德度凝遠故接物周洽而惠愛無偏頗譬之於木其松楩杞梓之材乎今之往燕之耄倪皆遮道挽留而恨其不可得才大夫皆相率賦詩以寫其遺愛而徵予為之序故特書其學問政事使士之

讀書學道者皆曰公之學由淬礪而出是固吾之所當學由是讀書學道而出仕則公之學不私於一身矣士之居官食祿者皆曰政由學問而致是亦吾之所當學由是致君澤民而無負則公之政不私於一方矣是公之學問政事非以自私而亦非私於人者也公其勉哉由是居政府理憲綱振勵天下使士風為之丕變將不權輿於此乎予於公相與未久而相知最深故言雖涉於太蕪而情非出於溢美若其政蹟之偉可以上之太

史而儕諸古良二千石其詳見於計吏簿中不書懼複也

送李慎言赴順義訓導序

洪武壬戌秋鄞門李慎言氏將有順義之行典邑校也令左春坊大學士安常董先生時為宛平文學掾為序以華其行而燕之才大夫士形之歌詩以賛詠之者前後相屬也先生之意大要謂堯舜周孔之授受周程朱呂之論著其書詩書禮樂易春秋其道仁義忠信敘五

品以植民彝之則萃萬善以盡事物之變究三才以通天人之運自洒埽應對以至精義入神自格物致知以至明善誠身其終至於篤恭而天下平體用詳明而表裏融貫本末兼該而細大包絡其道一也然道非可以言言也故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不言而六經之載道如日月列星之文昭被九宇其或規規焉取諸言語文辭簧鼓以為說采色以為飾刮磨雕刻以為姿狀則凡糟粕之學濫觴之傳口耳之見皆可以為道矣

其能垂教於不朽乎愼言邃學而文其於聖賢之經之
傳子史百家之書考索之專淬礪之至不泥於傳注不
膠於事實不淆於白黑據其塗而涉其津予以是知愼
言可以語道也誠以是為學為教則凡請業請益者不
由是闖其堂奥乎學禮學詩者不由是以飾其言行乎
而治已治人者不由是以為規矩準繩而終至於大器
乎吾友宗一氏與愼言最稔與予先世皆河南人國朝
皆占籍北平兹以順義文學掾攝校於雄與予共事則

予三人者皆里閈皆久要皆同道也况順義違雄踰十舍乃不以其津陸之遠寓書宗一以徵予文予故不讓而為言以竊董先生之緒餘以為數十年之雅誤重宗一之請嘉慎言之嗜古文辭而不自畫也

贈醫士婁傳道序

薊邱劉明善氏累葉儒官家自兵起兩河幽并俶擾挈家避亂江淮間其後族戚蕩散父母妻孥先後死又其後中原甫定完一生於九死中又其後得北歸鄉里再

娶以有家室年四十始生一男今尚乳也先是天大暑沴氣方熾兒右腋間瘡忽坌起兒瞶亂不帖席者數晨夕其勢危甚明善與其家人驚悸莫知所為鄰里來相視亦莫知所為計則皆曰明善仁厚人閱播蕩之餘以有嗣胤而祖考之血食其不絕猶一髮今而若是天之戕吾善類不亦酷乎時東浙婁傳道以醫士侍直燕邸良師也明善於其休沐之暇禮延於家乃診視兒曰此醫所謂丹毒也蓋小兒為陽火亂攻氣不得上由是蒸

而為毒乘虚而傍出傳道取藥一匕飲之食頃而愈於是舉家歡然若更生明善乃卜之日吉具酒饌賫楮幣以致禮馬酬其德也傳道曰吾聞父師醫以活人為心非若市道人覘貨利而取其直也苟規規於貨利是以貨利視其人非吾所聞於父師者也傳道力辭不肯受明善曰心内也利外也先生以活人之心而獲報而吾以報德之心寓之於禮意以報之於先生非所謂利也先生之受之實甚宜况吾之子始雖遘疾而終於勿藥

是先生之俾吾有子綿吾宗祀也先生何為不受傳道
曰辭其可受而受其可辭二者皆非也傳道又不肯受
已而明善復再拜以請而傳道辭益堅明善知其終不
受也則謂予曰吾兒之不恙是傳道之肉骨我也吾宗
祀之弗殄是傳道之引翼我也子名能古文願有述以
著其德之不可忘焉予曰君子贈人以言言固將暴其
德而垂之以永久也傳道以醫為學非世之毉家者流
比也考之周禮有瘍醫而史稱扁鵲嘗為小兒毉傳道

有得於是矣故其操活人之術而於利不茍取焉其所以揚今而視後者將不在是乎雖然德於人而不圖其報者傳道也報莫之施而不忘至德者明善也予故牽聯以書以歸其美於二君焉古之道也古之道不茍毀譽於人予聞之韓愈氏云爾

送劉御史榮覲序

予友劉榮覲氏弱齡從予愛其刻苦嗜學雖甚風雪每杖策至其廬居一室門巷荒寒誦讀自若而林扉晻靄

中隅樹聞吾伊聲宵則焚膏繼晷至漏下十餘刻乃始就枕平居非有疾病醫療祭祀賓客事其於聖賢之經之傳未始暫焉不接乎目絃歌之趣之樂未始曠焉不接乎耳而於師之所傳也已之所受朋友之所講晝夜之所思研深燭微期於破扃鐍開户牖闖夫仁義道德之奥則又恨其力之不武也此皆槩覬所自得予嘗謂之不獨嗜學如是至其才識超絶衆皆望洋而自失故其相從曾未一朞也而景行先哲慨然有生晚之嘆已

而領鄉薦試禮部皆預高選佐名邑拜御史皆赫赫有聲使榮覲為士子時雖不從事科目以取富貴而學問文章亦足暴於當時迄於今光顯無疑也予山林二十年所與遊不啻什百而風誼閬寥友道淪謝而奇偉不羣之士落落在人耳目如吾榮覲者不多見也今老矣精神衰耗志慮銷落譬之空山之木煙仆澗河雨臥谿谷無幾何時腐朽隨之矣則夫天下之士於予何所仰賴而託交於暮齒乎榮覲方當英年其取友也不獨求

之一鄉求之一國求之天下等而上之以求之於古則其所友者豈不可以想見其人乎矧榮覲由文學起家故其入對大庭而議論風采聳逴臺閣炳耀士林其有得於賈董之才猷乎出佐民社而善政所暨得一邑百姓心其有得於陽元之仁惠乎立殿堦吐正論廻天聽其有得於歐范之風烈乎惜夫予之固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聖天子閔其親之老而賜告歸省其至也秩秩乎家廷之儀衎衎乎孝友之風而恂恂乎鄉黨

之敬豈直為里閈之美宗族之慶父兄師友之榮哉孝於親忠於君而忠孝之行聖愚同天古今一轍也榮覲還朝且有日期於佩仁服義樹勲立業不負乎君親之望忠孝事也榮覲勉乎哉祭酒胡先生令人之望也於榮覲為先輩故其奬勵之有加於予為舊遊故其好愛之甚至其詳見於送行序中予故喜而書諸座右庶以慰久要不忘之情而江湖萬里之思也乎

鄧伯言玉笥詩集序

予幼喜詩十四五時從鄉先生學為五七言詩每出一篇必曰是子可教由是專意於詩詩日鍛月鍊不輟也今老矣藻思荒落詩久不作作亦不工思古人之不見悼斯文之絕響每廢書而永慨大抵詩之體裁各以其類雅頌有雅頌之製風騷有風騷之製漢魏人則漢魏人語六朝唐人則六朝唐人語譬諸公輸子之成方圓必由規矩師曠之正聲音必範律度而庖丁之解牛必中肯綮故其詩高者薄霄漢深者溢河海振之沮金石

奏之諧韶濩由是而薦郊廟感鬼神廣聲教移風俗振古不可廢也西江鄧伯言先生以能詩鳴東南其名玉笥集者予因其北來得而讀之大抵本之於騷雅支葉魏晉而於杜甫氏則其專門也先生道過於雄留邑校信宿其隙也為予言詩予為之傾耳以聽其於古今事勢之變山川人物之異是非得喪之由興衰理亂之實一寓於詩而和平之音愁思之聲歡愉之辭窮苦之言合乎體裁而無偏頗之失當茲風雅闃寥而有此古製

何異聆空桑之瑟於瓦缶紛擊之餘乎予以先生不以庸愚遇我又念其行數千里之遠歷歲月之久而忘夫道途之艱羈旅之勞也故為其詩集序

送太常太祝張敬方任滿序

太常掌郊廟社稷之禮古大宗伯之職也嘗讀其題名而見文學聲望之士彬彬接武後先矣張君敬方以蔭補入官再轉為太常太祝凡在同官愛其質美而行修方與之優游共事議論攷索用裨禮文之闕一旦以秩

滿而謁選天官也皆戀戀不忍其去遂送酒載殽盛賔客以餞之酒行有言於列者曰夫官使得人則職修而事治故上自宰相下逮百司有軍國之寄黜陟之柄甲兵金穀之務於是人之能否可見焉太常則異是其職雖重其務至簡至有事於大禮也始克奔走奉職於其間否則優游暇豫經旬不一署文牘非如宰相之與有司有軍國之寄黜陟之柄甲兵金穀之務也然則居是職者借有兼人之才亦將何所見而何所徵耶有解之

者曰萬石之鍾不待較而知其有容極其量也千鈞之弩不待發而擬其殪兕極其力也觀人之術即其抱負可以驗其設施奚庸以已試未試而必其能不能耶敬方以宦業名家其於政事蓋自其事父兄師友之餘已耳濡而目染有不待臨事而可見者宰相以之從事於禮儀而不欲其親百司之細務蓋將培植其材而期之以遠大也國家制禮作樂方將徵禮典於文獻之家敬方以有其才而適際其時奚華要之不踐而功名之不

白於是衆賓驩甚洗爵而起曰斯論善願有所識遂書以為秩滿序

送王經歴使廣東序

余少時聞里人王惟善君掾刑憲有聲恨未識及壯從薦紳先生游聽其較論古今人物咸以君為才世之名一藝擅一能者不足比數也於是益以不及見為恨至正十九年冬君以使事至京適會故中書左丞伊埒森布哈公之門一見如平生歡公之子丑仲禮氏與余至

契不妄許可為余言左丞為四川右丞時惟善為左右司都事雖政務至劇而處之裕如衆稱為幙府第一余聞其言益信後惟善調國史典籍余亦由詹事掾為太常奉禮則又同日授除由是往來相親商論雅道志同議合未始一日置也然自聞譽逮識君幾十年自始識君也迄今又三數年以幾十年願見之切僅獲三數年情好之密豈非難歟今君聲藉甚倍往時什百方期入贊政柄罄布矣未幾宰臣奏入山東河北下四方之未

附者以次入欵非一切宥之何以恵活元元哉二十三年春遂大赦天下選文學之臣識通變者分道往諭於是擢君崇福司經歴使廣東余以相與有年不忍一旦别去中國最遠昔國家之一宇縣實始要荒矜恤黎氓至仁畢達雖在僻壤治囧息鈌所以保養生全草心沐化不忍視為外遠而鄙夷之也及乎宴熙之久中朝之士不樂外仕者多朝廷念遠人之失治每授官比常秩增兩階以優之由是吏乎其土者志在徼冐爵名於靖

綏之方漫不之省甚至賊殺其人若禽獸然故其人憤惋竊發依阻夷兵劫官府燔城邪以肆威焰莫可猝制也君措慮周遠治事明鍊至則必能殫竭心膂宣揚國靈於逆順利害又必能辨析無隱行見頑蒙桃釁之衆振厲感泣潛鑠姦慝以拭目更新之治且指而誦之曰中朝有人如此其於恢復之效不少贊乎且古昔立功者不在朝廷則在邊隅余於君生同鄉交同好入官同進用庸敢以是祝之君其無負兹行哉是年月維夏十

又二日序

備荒雜録序

漢史書張良謝病辟穀惜其法不傳蓋亦托言云爾其後方士者流往往能神其說於是丹藥之書出焉世之險辟之士復效其法而修錬之謂一餌其藥可以終身不食而長生久視噫以吾眇馬血肉之軀非有得於保真養性之妙也一步乎詭誕之說遽以為秘訣而用之以求不死世寧有是理耶晉錙景先表進辟穀方名曰

救荒仙術見活民書最詳往歲京師饑士民家多製而服之悉無驗玆予所因製者因竊思之人之一身胃為之主胃實則氣充充則神完而不死詎有絶去水穀使胃虛腑懸而能久生者耶然則昔賢謂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何也此蓋學仙之說也其法本於製錬形魂使氣質銷鑠而陽剛純全如天之輕清其氣上升也其為刀圭也豈方士者流所謂修錬之術哉余亂後躬耕山中見谿谷間人有草食者因謂値歲之凶草木之可

食不過二三種而已及觀伯高所著備荒雜録迺知凡草木無不可食要在用之有法耳余讀其說而異之亟欲手寫一帙藏之篋笥以塵物嬰世未遑也翌日君命童子録以相寄方之世所謂辟穀之術其終至於誤人者遠矣嗚呼自含哺鼓腹之樂亡則世亂民窮而人之不得其食者多故讀夷齊采薇之咏園葵紫芝之歌杜子美歳拾橡栗之句可以觀世變矣伯高是録夫豈虛傳也哉伯高始以國學弟子貢入官累就外補自兵進

攜妻子避地四方於草木之品皆嘗試之予故信其說而為之序

送西臺侍御史温都爾哈瑪爾公彥暉叙

三秦形勝甲天下河山險固邱陵盤紆控隴蜀之會當晉魏之衝守之易如鍵就扃攻之難如卵就壓歷周漢而來號為百二之區勢使然也吾元混一之初升雲南廉訪為行臺大德之元徙置奉元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於時人才輩出罔有冒進諫無不從言無不聽法度

修明人物清晏今西州父老猶能道之春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漢祖之盟謂功臣與河山全帶礪誠不刋之論哉自盜起河淮中原披靡民馬糜爛物馬殫殘城郭馬蕩焚無幾秦雖至險難犯及其怠於封守暴兵深入受禍最慘相臣將臣入稟廟謨出掌兵枋固願削絕亂階策勲帝室然藩翰四匝不受縻制一摇手忍輒隨之禍且叵測雖有智能閟莫敢發忠義之士至欲以死樹功勳為童氏擁姦沮不得行事機之失若砮羽之

逮不可障何嗟及矣今大亂已極人心思治豈特三輔之民欣見漢官儀乎據形勝之便審緩急之宜開拓舊服實惟其時若夫懲逹轍之失遂無意於事功君子不取也噫是責也誰實尸之僕嘗書平亂一策藁成復燬不上蓋以其言過直有犯時忌則人將目以迂目以狂目以濶視為哆言是以不敢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朔

皇帝受朝賀既進臺臣等曰天下方多事軍國之務寖弛豈風紀未張之故歟茲欲興舉廢墜非一二老成人

何賴由是温都爾哈瑪爾公自大都路總管拜陜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命下守成往賀之曰上方汲汲圖治得公二三輩用之治效著矣且天下事諫官得言公至宜以恢復責省臣以忠義責將帥以逆順利害責悍驁反側之徒奮揚國靈風厲有衆以起前日久安沉墮之氣則金湯之險增舊觀矣刬明天子聽斷如神其或牽制難為尤當吐出肺肝諤諤上白使萬里之遠如在旒䊵之下可也公學粹而通才宏而遠登第為明進士牧

民為良有司持憲為才御史至於專城以却敵稱尹京以理劇聞尤焯焯可書者也守成辱知雅厚曩嚴君之掾中書公實薦之故余兩家為世契則夫罄海内之知公者宜莫余父子若也將行儗送道左未忍無言輒序時事以贈大要謂三秦之險易於封守誠得其人足以有為公既當重寄於軍國之務其必能幹旋圖畫俾朝廷無西顧之憂如國初時乎所謂帶礪河山之烈豈宜讓他人先哉俟其偉績既上鋒車入覲僕雖才薄猶能

效諫大夫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命童子鼓瑟為秦聲以助燕喜也

送内史僉院董公景寧赴河間路總管序

至正二十有二年山東下河南北悉平上以元元之甫蘇而揔揔以望治也思得良二千石錯布諸郡以綏拊之詔丞相擇省憲之臣往践其任重民事也於是以内史僉院董公為河間路總管先是公已累官至第二品至是又增一階之秩以優之洎軷又親被德音陛辭以

行皆異數也然朝之大官貴臣之知公者則謂公文學政事宜謀畫廟堂宜激揚風紀宜論述館閣不宜使就外補或曰匪朝廷惜要階方寸地勞之以理劇之任俾不得朝夕近天子之清光若棄置然也意者兵興十年民勞孔棘撫字久曠澤不下流兼之郡縣燬敗守令之職人每不樂為之蓋非不為實不能為亦不可為也今偃兵息民外中之政悉歸條法首以朝臣任之欲其知民牧之重則成績之可族此則朝廷付托意也然走嘗

閉門讀史記攷古循吏之迹又嘗避地四方與田父野老語而知民生之艱為守令者之難矣請於公之行白之古諸侯得專征伐近郡守剖兵符以授之令之守令與古諸侯埒有方千里之地而無專城之柄有防禦團練之御而不假以寸兵一旦有警始驅丁壯禦之往來力不能支城遂失守一難為逩年百姓殷富不廢畊桑今井屋墟莽瘡痏之衆無糠粃救朝夕命又無從假種糧備耒耜與牛以墾荒蕪使徒流東西者有鄉里而不

克保聚二難為然則守令之職其終不可為乎蓋天下
事雖成於不易為而實怠於不足為公才足以立事智
足以達變惠足以恤下是行也必能推上之澤使如川
流宣上之德使如風行布上之化使如春煦廣上之聦
明使如陽光之下燭震霆之莫掩也朝廷慎選守令思
革前日之敝而不拘以常法俾才幹之士得盤展布識
治體矣昔龔遂治渤海願無拘文法得便宜行事於是
化盜賊為良民今乘凋敝之餘欲勞來而安集之者昔

人之遺法在乎河間古稱禮樂之國在今三輔之內文物衣冠之盛比於鄒魯國家仁義詩書之澤涵濡百年公於冨庶之餘以此倡之教化可成也公儒者真儒之效久不白欲求通儒用之又不可得俗儒迂濶率為人所詆侮至有能脫去故常卓然見之事功者人將愧伏嚮仰之恐後焉公之往吾儕得不以是望之兩漢而下郎官宰百里刺史為三公朝廷方取通民事有才略者以經濟天下加以以歲月考績既上公之車其北轅乎走

辱知最稔行當書其行實附古循吏傳後

傅子敬紀行詩序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非本乎志而規規守繩墨以學為聲律之細詩則陋矣虞之歌周之雅十五國之風雖所感異趣所發異情所出異時本乎志也時乎楚漢去古未遠王澤未涸士生其間當風氣樸茂之餘其志大以宏故發之為詩悉和平正大之音觀乎屈原之離騷九歌宋玉景差之九辨諸作蘇李之贈荅無名

氏之十九首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其風之遺音乎至東漢曹魏降及六朝寓縣幅裂古道風靡作者自三曹七子以還至沈謝諸人才雖傑出志則骫骳故穠麗夭好之詞倡而恚怨哇淫之風行體裁音節視古夐殊時非無一二道古之士顧往往囿於氣象之衰不能振而起之如瓦缶交擊而空桑之瑟不能獨勝也唐之興也以神武翦積世之亂三光五岳之氣復混士之生也鍾乎天地之英其為志岸然不肴於俗其為詩炳然上麗乎

古其擅名於後先若陳子昂孟浩然崔顥李白輩是已至杜甫氏起遂大振絕響志則皐夔稷契之志詩則虞周楚漢之詩藻發乎天趣聲繫乎風教詩與志混然不鑿也余少也志於詩而學不充溢不能為詩及壯盡取古詩讀之始銳意於詩而聞識庳近規模纖萎不敢為詩洎乎日月滋久頗會其要操筆就紙寖有生意而知已者鮮無誰與言詩後是竊取一第代匱小官而塵物委瑣不暇為詩嗚呼自余少時迄今踰十五年追維數

歳之間始則不能為詩終則不敢為詩又終則無誰與言詩又終則不暇為詩宜㮣塞之深已固也惟其志不衰於少時故頗能覃思於聲律之細耳傅君子敬與予同年進士年先於余余兄之相好也初君以上第授官累陟要階拜監察御史劾權宦入謫官吐蕃權宦人死調僉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改中書左司都事其召至輦也與予勞問之際口誦其紀行詩若干首且曰吾被謫數千里去國幾三周投瘴毒之鄉涉窮荒之地

而冒虎狼之叢雖行道之人有見而出涕者我則恬不介懷謂死生命也何必惴惴焉禍患之是懼遂屏去一切營詠而寓志於詩覩其羈危遷竄之極而撫時悲世之意憂君許國之念懨懨懨乎短章大篇放而不流壯而不棘非生鍾天地之英有崖然拔俗之志能是乎哉剏其志日益篤詩日益進他日充而大之又將為騷為風為雅為頌下視漢魏唐人之作九牛一毛耳昔原之放逐乃賦離騷不忘乎君也淮南王安贊之曰推此志也

與日月爭光可也今君以謫官而有詩獨非古人之志哉噫君子曷志乎志乎古也余何志乎志乎君之志也知君之志莫予若故序君之詩不敢辭

送陳都事使還浙東序

始淮頴盜作所向奔突鉅鎮大藩望塵摧陷吳粵之交魚餒肉爛江浙等處行中書丞相方公起布衣倡大義集兵東甌以捍一面歲時朝貢不輟無之一門昆季雖致身顯榮而知尚學術豈古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者

歟其於君臣之分忠孝之節凛然常存煥然可述此故
予請以往蹟之暴於天下者次第書之朝廷歲遣使
督吳之賦越其境丞相必躬率僚釆約舟於津具馬於
郊同迎使節其恭敬王命未始一日替之往歲有盜犯
邊故江浙行省右丞丞相之仲氏也力戰死之事聞旌
封有加臣節偉哉至正二十四年秋逆孛入朝自為太
師丞相皇太子撫軍於晉朝翦大患而外内之臣眛於
順逆速於强弱不知死君父者多擻至丞相亟遣使請

命於軍誓簡師以從明年秋逆孛伏誅東宮班師還於
是遣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陳君彦明奉表來覲時
皇帝御大明殿省臣以其事入奏錫爵賚之以旌丞相
為國敵愾之勞使臣奉命之勤亦光耀矣竣事將歸朝
之士咸賦詩以贈而請序於予予與彦明相與日淺其
出處之詳誠所未知雖欲竭片語塞命亦勦說耳顧惟
先民謂尚友千古蓋雖不必親覿其人而高懷雅趣有
寘合焉者划彦明與余定交幾半歲彦明之賢獨不可

知其什一乎彥明儒家也其學敏而通其治事練而達其剖裁紛糾辨而捷尤優於使事讀至仲尼氏專對之語必慷慨奮激思起古人於九原其襟抱脫略負出一時輩流萬萬也且丞相一噸笑能輕重人在恒人惟圖倒衣趨事覬一朝之顯拔譬之升九成之臺欲一躍至焉彥明官不過幙佐而未聞其競進遑遑焉恒抱家國之憂彥明誠忠孝人哉今甲兵將偃息海宇將晏熙彥明歸見丞相當以君臣之分忠孝之節娓娓為說期於

力靖南服益修乃職以垂千萬歲之烈勳余也雖乏藻思猶能吐辭為鋒揮筆為陣寫休聲於鐃歌鼓吹間也

送王平口廵檢陳允莊叙

自王教遠而伐木絕響矣風雅之衰友誼之喪民俗渾渾乎末流非一朝夕致兹也大抵友為五倫之一而世之人一一是目為窾欵言此隆古之治所以不可復蓋自四代以還則然唐虞之盛若稷契夔龍協賛帝猷以底雍熙之治周之興也若旦閎夭散宜生之徒同心同德以

弼岐豐之化宣王之繼起也若申伯方叔仲山甫尹吉甫之流叶謀共事以濟中衰之厄而友誼章章於天下矣予生也晚思古人而不見歌伐木而傷之竊嘗觀世之為友者矣炎而趨寒而置雖儒其服而儈賈其心由㚖其言而跖蹻其行如是者果可友耶挾貴以驕人者不知一朝而勢去人亦得而驕之矣飾詐以欺人者不知一旦術窮人亦得以欺之矣如是者果可友耶予取友半天下而未見有如古人者豈予之愚而人不我友

歟及兵後游山西僅得一人而友之睢陽李子實氏非
義不取非力不食有古君子之道良友也久之至保下
抵薊門若安肅縣簿王文昭氏祈州判旦榮伯氏永平
府倅梅秉玉氏灤州守劉復仁氏昌平邑長舜言氏皆
今之良有司予既得而友之至於文章高古如燕府紀
善王緼德氏及其弟修德氏睢寧邑尹葉夷仲氏布韋
士董安常氏而學行修潔如國子助教王政民氏大興
邑文學掾王庭實氏處士宋彥中氏予又得而友之尚

何以友誼斷絶為嘆哉予雅聞王平口廵檢陳允莊氏有能名及其秩滿將如輦下也甫得邂逅於逆旅性嚴而裕寬而和言論慷慨而詳實弟恨其友之太暮又惜其去而不得與之友也雖然才如吾允莊以之宰劇縣刺要郡蓋優為之而允莊則未嘗以為我能為職廵邏之職而久淹於四稔之久而允莊亦未嘗以為我久淹允莊誠吾友也今之往吾知其首膺柄用於一時良有司接武後先矣予既歎流俗不古若而終之自賀其得

良友雖不能盡如隆古時亦足以卜王教之復古也予於是喜而賦伐木時吾友魏徳謙李道勤在

送宛平縣主簿陳汝霖序

天下郡縣弟子員凡三歲一貢於京師至則吏部考其藝而升國學加以歲月始第其高下而官之以故士之通經術識治體者由是以進皆即得仕不由此者雖得仕至其陟朝著理民社而以事功表見於外中者鮮宜興陳汝霖氏由太學生分教定遠一仕為北平之宛平

縣宛平素號劇縣有潘翰有分閫有郡府符檄積几案館傳相襍沓師旅衆而征役繁不有殊常之才以任其剸治往往至於廢事汝霖通經術識治體惟其小試一邑人皆難之殊不知以為難者恒見其難以為非難者固未始見其難也觀其均户徭審刑獄董營造歸條法而不紊至於壇廟也學校也郵傳也以繕以營既詳既周矣予識汝霖久兹當佐政之三稔將上計於朝也不忍一旦別去則為之言曰器如干莫利器也而良治之

治之必取之於百鍊之餘材如楩梓美材也而良匠之用之必求於十年之後士如材傑良士也而善為治者之任之必拔之於累試之中非一昕夕可驟致其功也汝霖誠良士於郡校於國學於分教礲礪漸漬亦既至矣譬之干莫也而鍜鍊之玆久楩梓也而培育之滋厚其於爥斗牛剸犀象棟大厦柱明堂無難也國朝倣唐虞官人而以九載為秩满久任之法也汝霖行哉其至也必有臂柄用於常制外而朝廷之上孰不指而誦之

龎士元非百里才吾恐霄衢逈而枳鳳騫矣詩曰靖共

爾位正直是與予敢舉是為説期於力蹈前修之軌而

大行於時是之謂通經術識治體其於為天下國家也

夫何難哉

送穆原易先生還照縣序

安次宋彥中氏學古學其於人不妄許可予近過薊門

留其寓館幾旬餘酒酣氣作每以友誼凋喪為嘆因語

其友原易穆先生之賢曰先生先代文獻家而才氣之

偉適出一時予用是惓惓於心者久之已而先生自東海來予因彥中遂與相識見其風神峻整而襟靈坦夷譬之明月夜光之珠令人不敢狎玩益信彥中之不妄許可矣一日先生招予三數人小飲逆旅言其祖墓在西城西兵後圯於礫莽遡焉不見蹤跡於是招兎以酹於中野惟先人之墓在北城之東北迄於今不廢因得攘除蓊翳而展祭之言訖泫然泣下而悲動一座人人謂其孝行若是則夫篤於友誼也奚惑先生燕人兩河

亂避地東海上遂家焉其典邑校於照邑也群弟子一經指授咸中矩墨豁如也今之歸凡在同志皆賦詩寫別斕然成帙矣於是大興邑文學掾王庭實氏徵予為序予以友誼不敢讓謹避席而言曰先生之學求以至乎道也道也者窮天地亙古今不與物物同澌盡未始離萬物以為道亦未始梏萬物以為道也顧可以淺鮮之言言乎哉夫言出於淺鮮而曰我將以行道是之謂求道於口吻而斷喪其本真非道也蓋嘗稽之易矣天

地之始有象而後有辭當其太極稔而萬物之未茁也象何寓六畫呈而群象之始著也言何有及乎文王周公孔子始立言有象之後發前聖之不言以昭示斯道於無極以是知之言不可以已也如是非空言也先生之學講之熟蓄之素而行之力其言也其不言也一是足以啟廸來學道蓋若是矣彼呫呫焉形諸口吻而以為道者予前所謂淺鮮之言非過也矧先生以孝行為鄉閭所稱道友誼為士類所推服其所以植天常礪名

教而昭燭乎穹壤孰非道耶吾聞參路二子其行爲吾儒軌度而聖門之言孝誼者皆宗之予生也晚其於聖哲之高躅每起望洋之嘆先生行固願執策以從而問津洙泗矣

送東安縣鄧侯朝覲序

皇帝十有三年有旨設賢良方正等科徵用邛樊士圖治功也於是金壇鄧侯由聰明正直一仕爲東安邑令北平所司也昔者召公奭此其封域西都盛時民咸沐

其休澤姬轍旣東王室板蕩人情風俗與古夐殊至於近代金革屢起創殘之氓大抵皆其喘蘇悸定之餘矧北平大方面藩翰也分閫也臬司也大府也其所需一是取給於近縣自非竭其力而恤其囏民病其能少瘳乎侯能宣上澤以拊揗之故能得一邑百姓心侯端慎而質直不求名不近功不與物競而退讓若不足靄然仁義人也其學純正而詳其實詩聨編累帙而忠君許國之念一飯不忘人謂其如杜拾遺諷諫之旨寓於言

表讀之可以懲勸人又謂其如白居易云茲以戶口田糧事上計於朝也大夫士皆為詩以贈而僕以譾材辱知於後最稔熟之以斯文骨肉我以雅道薰陶我以直言正論啟廸我也至矣其皈也曷能已於言乎於是致辭於侯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稽諸方册其所以固邦本收民心之說詳矣今天下黔黎涵濡乎仁風化雨中而吾邑也藉侯之惠之力之至故其戶田不踰歲而加多於往時侯行哉其至也奏對文石之陛俯伏主

臣而敷宣洞達必有以動於聦之聽而喜溢乎天日之表矣若夫增秩賜金古所以旌循良吏故事朝家自有公議在

溪山送别圖詩序

嚴陵邵仲舉由文學起家再轉為崈雲隆慶倉使未幾因禁令解去得遂歸養輙有日矣於是燕人李居中氏為作溪山歸隱圖一時名士為賦詩而府紀善王蘊徳氏為序其顛末是行也不亦炳炳而光榮哉予以朽木

耕牧草澤而混跡樵農其於士之有官位負名聲者鮮
嘗其梯接故於仲舉恨其弗獲簡後塵聆雅論締久要
實甚惡也近過婺諸葛伯衡氏出一編相示曰吾友邵
仲舉之詩也觀其詞氣和平律度嚴整宛然忠孝之著
讀之可以想見其人而伯衡曰仲舉之南轅也有退休
之喜有歸養之樂有溪山之適雖未與之識可無一言
以貢其行哉而固讓不獲則為之言曰窮天地亘古今
不與物物同澌盡者忠與孝也是以古之君子未始不

仕亦未始必仕未始不進亦未始進而不知退故其進也非徒仕盡其忠於君焉爾其退也非忘君盡其孝於親焉爾仲舉始冠而舉於其鄉也鄉之人固以忠孝事望之已而職倉庾之職一束乎廉慎而不敢肆則其服事乎熙朝也忠矣而今也鄉之人亦必望之曰父母老矣盍來歸乎哉其至也具滫瀡時溫凊問起居稱觴為壽而喜動顏色豈不可以言孝乎仲舉行矣矧嚴陵當溪山佳處而桐江之濵富春之麓豈無嚴光之徒耕釣

乎其間也固宜與之礪清節植名教激頽波而滌澆風

也

一山文集卷四

一山文集卷五

元　李繼本　撰

記

潞州崔府君廟靈應記

府君在唐尹長子縣有異政民甚德之其地萬山環列險而多虎嘗有採樵者道觸虎死其母泣訴於府君君遣使投檄城隍祠頃之正晝霧塞陰厓風生虎自林薄出震慄為俯伏狀遂縛以歸君立命磔之自是虎屏跡

無遺類非君至誠以動之曷能焯焯如茲君之沒也民遂廟而祀之一有禱祈若響若荅故閱嵗雖滋久而民心則益䖍可以見府君之德被之人人矣庚戌春僕代匱山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承堂帖如京師常虞不職獲譴道次潞州拜祠下遂潔齋以禱之神鑒厥忱賜之吉卜已而朝廷不以僕才識下授同知太原府事寵澤優渥紱綬焜煌卜兆之叶若符券然神之相之亦既侈矣蚤夜兢惕思荅神庥而官事叢委未遑及也乃涓日命

工設色肖像用展歲時之祭焉述其涖官之異政為神之靈感以傳不朽焉嗚呼神之德著矣而感孚之機則有非吾人所能力致者然而有可致之道焉何也吾盡吾誠焉耳誠或未至而求神之我格借曰祀事孔腆神其吐之矣信乎有其誠則有其神嘗聞之先哲云

淶水縣學記

淶為古燕地周胙召公此其封域王化漸被莫先於兹繇戰國来守縣割裂民涉鬬爭士廢禮教古風由是泯

泯也元之有土校庠勃興中更亂離文教滋熄皇上龍奮之初遂大振儒風以文萬世之太平於是國有國學府有府學而州而縣莫不有學無之設教有條肄業有科師徒供給有廪膳有司勸沮有升黜甚盛舉也河東董侯紹顔縣儒起家擢國子學録尋以選知縣事縣之學政實領之學故有先聖廟有講堂規模卑陋人以爲弗稱侯乃於政務之餘興廢補敝洪武七年春作東齋三明年春作西齋如東齋之制堂後作小室一與堂楹

相屬軒戶空明几席瑩靚諸生受業之所也又明年夏
堂東作庖屋用器悉完諸生會食之舍也西南作射圃
中為觀德亭諸生習射之地也廟前作東西廡各三先
賢從祀之室也廟旁樹學規石刻示永久也廟外曰神
門又其外曰櫺星門以繕以營悉中儀矩繚以崇垣植
以名木嚴廟貌也且其地與代郡鴈門相聯屬其勢控
居庸闖紫荆而距蜚狐之口師旅往來使傳絡繹符檄
積几案酬接無休期侯乃於紛劇之辰而寓整暇之意

於注措之際而有先後緩急之規俾數十年瓦礫灌莽之墟於是俎豆而絃歌之匪材且賢曷克臻兹部使者凡再涖之檄獎有加而薦書上矣延興猥以謭才代匱學職鉛槧之屢而章句之息夏楚之瀆而教育之疎視侯有不媿乎縣父老以侯政有裨風教也將勒文於石以垂不刋而謁延興記之嗚呼聖人之道昭垂如日星王者之化無私如天地誠使任民社者有以闡聖道敷王化維世教淑人心行見有首有趾咸樂育乎覆冒之

中照臨之下一日碩才出美化行是邦也將不為伊洛爲洙泗為堯舜之俗以彰儒效於無窮哉侯之此舉增斯道為九鼎矣先是縣簿朱子魯典史劉中以侯鋭意於學克相厥功八年夏朱以秩滿去任冬劉以得解在告細大之務侯獨任之其於學事功倍厥初他如社稷壇風雷雲雨山川壇無祀鬼神壇城隍廟制度宏偉皆焯焯可書兹不詳著

易州山北鄉學記

洪武乙卯春詔天下立鄉學蓋以崇美化育群材臻至治也易州古稱要郡風氣髙厚民俗朴淳順而廸之易與為理不可遽以沿徼外之也州之北其鄉曰山北有山泉林壑之美蔚然為一州最太守葉侯子粹至而樂之曰此勝境也以此建學實甚其宜由是倡耆宿勸諷士民士民助工迺創明倫堂三楹門垣崇煥几席瑩潔肅如也尋以禮招致何君大用為之師弟子員凡三十人大用遵教條嚴訓誨而謹禮節士子鱗萃佩服儼若

揖讓進退咸中矩墨匪侯銳意於學曷克臻茲大用徵予記則為之言曰自唐而宋而金易之士登巍科躋膴仕代不乏人今可某某數也百稔以來文教滋息工傭農賈競以貨利相長雄絃誦之聲闃乎莫聞非古易州矣以侯之興學以大用之典教行見斯道大行炳耀後先是鄉之士固以聖學著天下匪直為鄉人以自畫也學般於是年夏四月之吉落成於五月之望判官黎侯某長史任處中實贊成之

柳居後記

北平憲僉三衢徐公之未仕也居其鄉之華川里其地豐腴而爽塏實東南山水佳絶處有田廬有琴有書人之過者必式之曰此隱君子之居于庭于垣柳凡十株公手植也絃歌之隙觴詠其間而蕭遠曠逸超然有出塵之趣而是柳也當暑雨舒霽之朝風日清美之候舊以濯濯以滋繁陰滃軒凉思入袂客至晤語乎烟霏杳靄中懷之滯者以宣心之欝者以舒萬慮之膠固消除

而無玭蓋雖陶元亮之植柳於其門韋虛心之植柳於其庭未足以易公之樂也及公之入仕也始為御史繼為部使者炳焉振風裁於中外人皆榮之而公則曰自吾筮仕以來邇清光躋要地而沐恩寵欲一如疇昔寄傲華川之野以接武乎元亮之徒其又烏可得耶予解之曰韋虛心之在唐不過以貴富期子孫無焯焯過人之跡而元亮也丁晉之昏而不欲仕邁宋之篡而不欲臣韜英斂華以放跡於詩酒間此其志樂可知已公以

俊偉軼群之材抱醇德藴古學發為用世之文章以黼黻熙載之太平其所際者盛矣使不遇治理之朝則亦終於韋布而已耳又何至於元亮之宰彭澤託於恥見督郵而解組以去也矧公早著蹇諤之聲而復彌澄清之寄聖天子付畀之意不其重於人人乎然則華川之柳其榮其悴固宜不在所懷也他日功成名遂角巾還里賦元亮歸來之辭撫吾柳而愛惜之戒子孫重為之培育其尚能遺託於無窮哉

曲河軒記

鴈門之東有邑曰繁畤其山秀雄其水清瑩其風氣勁武而朴茂予往歲驛過其間故老指以示予曰某峰為某山某水為某溪某田廬為某隱居處時秋高木脫天宇空澗毫末皆在目中邑之東其水曰曲河河之北梁先生惟敬居之碧嶂清流映帶下上樵浣之聲響振林樾跨水締室為碾為磨迅湍激之機輪自轉勝地也先生讀書之隙與二三同志葛巾野服流憩水上飲酒以

樂不知晷景之西其蕭閒曠逸之趣雖龎公之鹿門杜陵之韋曲李愿之盤谷不是過也然斯境也前乎此而人莫之先後乎此而世莫之奪先生乃能專有之獨樂之則雖一泉石一草木炳炳有輝矣先生白首邱樊隱德弗曜林壑足以適其性琴策足以娛其心而子而孫足以佩服乎庭訓過賔游客足以延揖讓而資笑談則先生之優游是軒也其樂寧有涯涘哉嚮當中原淆亂閭巷之士往往以材氣相雄以功業自負踵不及旋皆

徙死而莫遺良田美園罄為墟莽矣先生於是深自保閟介然不為勢利奪此其志人固不得而知也予以歲辛亥至自薊門訪先生於林下一見即傾倒明年予歸又三年而復至而先生之情愛猶一日予以是知先生之篤友誼義也顧以奔馳西東靡所底止欲卜鄰而不可得矧玆又復別去迴視西河勝地其何能不睠睠於懷耶而今而後或得以謝絕塵鞅擇是名山水而宴休與先生再脩客主之禮當效王逸少故事寫蘭亭一觴

一詠之樂也

觀德亭記

射之為藝古矣自軒后為弧矢其後因之遂有五射之制此射之所由起也是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有大射有燕射有賓射有鄉射皆因是以觀人之德非細事也令天下郡縣庠序林立師弟子員授受之際必習射於學其鄉射之遺意乎淶水縣學故有射圃而湫隘翳塵觀者病焉洪武丙辰春僉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事徐

公按部之餘乃重作之且構亭其中而以觀德扁之規制之偉前此未之有也當斯亭之落成絃誦之休暇而士子之揖讓也予竊嘗拭目其間矣其射也有一中再中者予以爲難能有三發三捷者輒賞其爲奇中至於連發而連破的者固恨其不多見也予不善射而自幼喜射然張弓挾矢而恒病力之不至揖讓周旋而每患儀之弗謹嗚呼射以觀德尚何足以觀之哉今老矣將返故廬與田父埜老樵弋山中亦足暢吾志意夫何能

與髦俊之士角失得於一時而以得雋為奇哉雖然射六藝之一名聖賢之樹德實於此乎權與諸生方當英年可不致其謹乎有以謹之則其射也志必正體必直持弓矢必審固而百發百中矣故射者之中鵠猶學者之詣聖域德固不外乎茲也茍無其德借有貫蝨之巧穿楊之俊殪虎兕之能闗六鈞徹七札君子不取也不然古善射者如后羿之勇荀瑶之才共叔段之得衆皆不得其死亦獨何哉圃與亭知縣董侯孟宗實經理之

不踰旬而蕆事諸生請記是語於亭壁

東安縣邵家莊鄉學記

鄉學古也四代之制術有序以教其子弟材成則賓興其賢能而官之於是內之輔相外之岳牧與凡小大臣工胥此焉出則鄉之有學所係蓋亦不細矣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工之子必學為箕況吾齊民之子其可不以學為士乎學之則德萃於躬道著於時故三綱敘九法彰而陶斯世於熙皡苟以學為末務而師心任意

以安施之是之謂不學無術多見其顛倒舛訛睢盱惶惑而莫之適從譬之群御乎莽蒼之野而疾馳以逐禽一或御非其道禽終不可獲借曰獲之則亦出詭遇耳東安古名邑風氣渾純而民俗質直治得其道則安順以安非其道亦強忍懾伏而不敢肆非如他邑之民寛則馴急則擾若羊豕之暴悍未易綏柔也邑之北其鄉曰邵家莊邑長王侯即是以建學乃延致李宗昭氏為之師宗昭前代衣冠家而能遵教條嚴訓誨謁然鄒魯

文教之風予草堂去學館不數里舉武嘗於躬耕之隙
聞吾伊於風雨之夕以謂吾鄉由兵後久亡絃誦聲孰
意其振絕響於大雅寥落之餘乎雖然以吾宗昭之才
夫豈久於鄉學者毋謂其為童子師而瑣瑣焉苟歲月
以為事故師之於弟子貴乎廸之以善而於童蒙尤貴
乎啟之以正蓋所以謹夫始入之途而不為多岐所惑
此小學之教也由是而進於大學則稅駕乎高明光大
之域而可以大行於時宗昭有志於古學其亦以其語

諸髙弟子

文安縣譙門記

洪武二十有六年制詔天下郡縣作譙門一制度也先是有司踵近代之弊事無鉅細往往因陋就簡玩歲愒日以幸其解去鮮克殫竭心思興舉廢墜以潤色昭代不刋之典識者病焉文安知縣尚侯登甲戌進士第歲之夏五脈政於兹月易六弦晦矣雖其政務填委應接不暇而能綜核名實悉歸條法以其鍊習治體洞達民

情簡慎自持以事其所事耳矧譙門在所當為宜其不敢後也門距縣治不盡一射而歷歲滋久摧剝於風雨震凌之餘乃卜日之吉隳殘墉撤敗屋擇材之良而重修之門上有樓樓之四周繚以闌檻棲鼓角以警晨夜挈壺水以定刻漏嚴巡邏以防寇暴與夫啟閉之謹譏察之密前此未有也自始役迄告成前後兩閱月而城郭田野不知官府之有興作而民之蜂屯蟻附樂於勸助者固自若也嗚呼讀詩之鮮民之生而知民之勞苦觀

春秋之新作南門而知興作之不時夫孰知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有由然哉予以侯善用民而於國家之制度虔恭而張大之故喜書其槩俾邑之人誦而傳之以示永久焉是役也主簿王某贊其事宜牽聯得書侯名肅字惟知濟南人

蘭莊記

洛師任宗一氏學行醇正薦紳大夫多器重之當勝國時其先大父憲使公與予先公承旨皆占籍河南而聯

仕臺省入國朝予與宗一累佐邑校而以文字為職業故予兩家為里閈為世契為同道出薊門東兩舍許宗一之别業在焉蘭莊則其讀書之室也客至舉觴嘯詠留連終晷暇則焚香清坐而静以觀物非知道不如是也予聞莊廣不踰十餘弓蘭也多不踰三數本而風披雨沐吐芳氣而出塵氛迯時之隱處者未易得此也然萬物之在天壤間可以愛玩而適情者不一也觀其助吟眺則有山林泉石之美供讌樂則有歌舞臺榭之勝

角豪侈則有象犀珠玉之富至於以智計得者非智計則莫能致以聲利得者非聲利則有時而失物累使然也若夫韜智計遠聲利遺得喪布衣韋帶不為辱珪組軒冕不為榮磅礴萬物不能累出乎物而不能物於物也況於蘭乎夫蘭雖佳植而匪金匪玉雖得亦易致而與凡草木殊宜其為人之所好而不為人之所同好為人之所得而不為人之所同得故惟君子為能獨得之而獨好之其視挾智計衒聲利得所願為以自快一時

此市道人所愧為而士大夫爭為之弗藉亦獨何哉於是好事者以蘭之可愛玩也掇蘭以娛心目艱蘭以頤性情援琴以鼓猗蘭之操攬佩以寫紉蘭之歌浴蘭湯而澡雪其天質入蘭室而想見其善人夫蘭之生不離乎衆卉類乎不潔身以亂倫不植乎槁壤類乎遠濁世以自藏不以幽獨而自媚類乎衣錦而尚絅不以無人而不芳類乎朋中而彪外予以是而知宗一於是焉是取非世好之可同也雖然以蘭為莊猶以藝為圃也詩

書以植之道德以樊之禮誼以穮蓘之聖澤以浸溉之吾知蘭非孤植而與九畹同其芳莊非一地而與九逵同其軌矣宗一有見於此其忍舍其種之美而蕪蔵不治譬之五稼不穫而幸其稊稗之有秋乎予嘗以為知道者非過也予又聞宗一之幼也見背於父承訓於母其長也教授於鄉有榮耀矣别其讀書學道礲礪未巳而日增月益乎朝廷方柄用天下士予知束帛賁邱園蓋始乎此豈宜嘉遯蘭莊之野顧瞻童子時耕牧處山

青雲白低迴而不忍去予將為予歌招隱士矣

紫芝亭記

芝何為瑞秀擢乎萬植曠世而一見者瑞何由興和氣之充假物以昭其異也夫天地之清淑迴斡於十二萬年之會人得之為珪璋瑚璉之英物得之為景星鳳凰之異均瑞也匪直芝也然芝之生也不蔓以繁使叢萎於山谷原隰蕭艾等耳雖瑞匪瑞也惟難遇也人始異之故曰曠世而一見也以曠世難遇之物倏爾賁發於

膏壤故曰和氣之充也蓋吾人之和與天地之和流通故動乎沖漠達乎隱幽被乎山川草木匪若凡物之有生有息有榮有悴者也余聞郝思道氏之先子湖州府君德醇而政平鄉閭化之州人德之其氣之和蓋積乎中發乎外而及乎物矣墓在杭之南山葬之四年盜發山中冢無幾而府君之墓獨存是歲之春旁有紫芝生焉色理瑩潤生意邑舒質粹而氣腴蒸雲縈霧於佳城白日之表甘泉所出商皓所歌也斯殆和氣之充感通

乎天地則有神物以相之耶傳曰和氣致祥其弗信矣乎思道作亭塋次仍以紫芝名之紀瑞也郝氏之子若孫歲時上塚顧瞻紫芝之煌煌其光展祭之隙相與芟榛剔穢襲芳咀華睠睠而不忍去亦足見子孫之多賢哉雖然杭當山水佳麗處自五代及乎勝國其民完富不識金革帝元辟南埏而撫之至仁旁洽兹踰百稔後雖小值弗靖尋復輯綏民之桑梓無恙松楸逾茂又數稔於兹國家餘澤之所溉亦優渥矣使丁鬬爭搶攘之年

則墓也曷保其固乏也曷保其榮而亭也曷保其輪奐之美繼自今往思道其式固以圖自身而子而孫而雲仍修祼獻安邱墓繩繩引翼於孝理之世則曠世難遇之瑞將益衍於十二萬年之後矣一日傑人碩士之犀出使事業聲光照天下嶄嶄然為人中之瑞吾於郝氏子孫卜之

雪舫齋記

居山林則有登臨賦詠之趣涉江湖則有飄泊放浪之

懷蓋志其志而不汩乎塵壤之迫隘適其適而不淆乎世慮之紛紛此古之曠逸之士出乎物而不物於物也雄邑尹周侯構齋於公宇之偏既成而洛之招予與常所來往者讌集其中一室瑩潔其質猶雪然四顧空明其狀猶舟然是日晝漏下二十刻飲酒以樂而天大雪逈乎若放舟江之浦而山川皓縞天地渾淪不知吾身之在人世間也侯起而屬予曰齋不可以不名於是以雪舫顏其額又起而屬予曰齋不可以無記於是識歲

月以書其槩是齋也廣不踰尋丈朴不事琱藻壁以楮不堊不丹榻以木不莞不簟左有圖右為史執疏有圃溉藥有池豁然而疏邃然而靚雲容天影之洞煥琴韻書聲之流暢神情道氣之融寫其為樂也則雖擸天山奪遳婆獻賦兕犯而藻思横出未足以狀其奇槩也然而山林之清寂不若江湖之夷曠浮游之險遠不若端居之閒適而雪舫名齋侯獨何取於是哉蓋侯自宦遊以來跋涉山川而湖海之氣猋舉乎逌隘之中則其器

識之閎也氷雪之質蟬蛻乎塵埃之表則其操行之髙也以歲寒之盟而託交於千古則其友誼之篤也以濟川之材而載道於無窮則其文學之富政事之偉也吾知雪舫名齋豈不為後日之嘉話哉雖然雪之降以天舫之運也以人而齋不隨於風摧雨剥之餘則又在天與人交相勝者也非知道之君子烏足語是哉嗚呼太素一雪也太虛一舟也安得策汗漫而游無窮出乎萬物之外扣至道於鴻濛之初則雪也舫也齋也孰有而

孰無奚暇於致詰耶侯徵予記予故書是語以志其志而因以自適其適也侯字士瞻松江人

一山文集卷五

一山文集卷六

元　李繼本　撰

傳

劉義士傳

昔孟氏遭七國亂至梁為魏侯鑿辨析義利葢仲尼子思之緒論而孟氏有以發之於是天下始知蹈義而不迷其塗孟氏之力也寥寥千載餘古風滋淪晦士之所趨聲勢耳民之所尚貨利耳巫醫百工之所習末術耳

譎計耳予以是重傷之雄於保下為屬邑實天水氏金源氏割據處予過而欲詢前代事故老無在者於是有野夫黃冠杖策自林下出鬚髮盡白而骨貌清古若有道者問之劉其姓寧其名而士安其字也士安邑人少孤貧鞠於祖母而依其從父以居及壯耕釣為業而信義凛然動鄉閭從父卒為諸幼畢婚娶營貲貸友愛之至人鮮與儔先是人有以錢寓士安家未幾兵興道窒不復至即冒鋒燹以往盡以其物歸之河朔之亂連歲

不熟民多為飢卒所食胔骼徧野腥穢塞天遂率子弟操畚鍤埋掩無遺已而遠近大飢餓殍滿道則又堰河取魚以釜灶置水次烹魚食往來人由是四方之逃亂者多歸之事平還鄉里無一死散皆其保完之力也邑丞扈文振老而喪明骨肉蕩析士安延致於家者五年而禮敬猶一日及疾作復極力療治其死也士安哭之哀於是具棺斂擇善地以葬而弔祭一以法文振在時有白金楮幣布帛總若干死之明日士安悉緘附紫泉

人劉成成文振揟也貧而有孱疾及得此感泣者纍日
邑之令佐嘉其義髙議復其身以敦厲之士安曰吾民
也吾盡吾民分内事吾心也吾又奚所望士安生長農
畒令旄矣使早知力學雖詩禮士有弗能及然其制行
與古人同處甚多而邑長程侯九鼎安肅薄王文昭氏
縣博士李好問氏為予言其一三作劉義士傳漢水李
延興曰馬之馳峻坂也有韁以制之車之走康莊也有
柅以止之舟之涉大川也有艢楫以迴泊之人之於身

也一束乎義而不敢肆天之正路豈難至哉一或昧焉吾見顛倒惶惑而不知返駕者滔滔皆是人常言劉士安見卿大夫講說孟子書輒踴躍喜於以益知士安之重義也

清白生傳

清白生陜之興平人任其姓子勉其字也平生嗜欲不萌於心而制行之髙如層氷沍寒積雪皓縞玉瓚黄流之兩萃厥美也自童丱嶷然如老成人遇族戚過里閈

非其義一介弗苟取予苟當乎義則勇往直前無難色
其學研深燭奥益肆其力聞明師良友不憚津陸之遠
而往從之于邠于萁于河雒囊書擔笈風雨寒暑自若
也始冠為隴州文學掾其教切近而篤實一洒浮豔而
趨乎古久之當路者薦之天官一仕為宛平邑長其政
明肅而簡靜世之所謂良有司者鮮與之埒也子勉學
古學而與時背馳謂昔司馬光代以清白顯每讀史傳
輒攘袂奮臂想見其為人鄉先生髙其行而以清白許

之由是鄉之人皆稱為清白生其友李延興曰光昭代偉人生西北勁武之鄉得天地精英秀卓之氣故其道德勳伐為士類所矜式為四夷所尊服為兒童走卒所稱誦凝然炳然於塵埃之表而不混也後乎百祀使以殊常之器而穎出秦晉之間蓋其地實先民之所發跡而山川炳靈迴溥乎終古宜其代不乏人矣矧使學古入官朝廷一日大用使其必能以清白礪天下如光之為輔相時乎子勉曰世常言古今人不相及予何人斯

而敢自比於古人彼哆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非我也
子勉儒學其先世皆有聞人雖其流俗渾渾而世德彌
盛大夫士之過其門者必式之曰此陜右清白家論曰
太清之清氣之至清也天下之清無以加太素之白質
之至白也而天下之白莫能掩君子揆之於是養其氣
而弗梏則發而為天地之氣完其質而弗鑿則凝而爲
聖賢之質其於清白也何有是道也鴻蒙傳之太始太
始傳之副墨之子志乎古者問諸清白生

房氏家傳

歲壬辰安次李延興為雄邑招致親夏楚事而賔友凋落恒抑鬱無誰語是歲嘉平封邱王好謙氏來為邑之幕長一見如平生歡幕長學行醇正而言論詳實人有寸善極口稱道不置否則掩覆百至非如淺淺之為大夫者一不合訾議横出不少貸也間語其友房德麟之賢且曰房氏𢘿上世來雖隱德弗耀而善之積也甚遠歷宋而金而元俱占籍東昌之博平高祖忠配翟氏曽

祖皆逸其諱曽妣胡氏曽從祖信仕元為前衛百夫長祖妣李氏早失所天守節不渝以終父煥字士明幼孤知自樹立竟以孝行著鄉閭年七衮卒配髙氏繼李氏四子長守信字德誠次早世次守義字德宜髙出也次守仁即德麟李出也德麟天稟毅沉見誼必為非其誼雖壓以賁育之勇弗奪也弱齡刻苦嗜學聞明師良友鋭意往從橐書擔笈不以川陸之阻為辭不以寒暑夜晝之變而作輟也洎壯從公餗張先生學繼從維齋楚

先生學研深燭微大肆其力粹如也喪二親絶口水漿者數昕夕雖服除不近葷酒而哭泣哀慟三年如一日人以為難後東昌路以儒薦從事吏牘凡兩稔繼遷東平路吏又四稔俱以幹潔最一時路尹張孝則良二千石也雅愛重之嘗薦之憲府不果用丁酉秋兩河始兵縣父老鳩民為丁捍禦閭井推守仁為萬夫長亦善其職戊戌春暴兵蝟起糜爛濟兖州郡迺與鄉之老稚挈家走河間先是連歳飢餒而疫氣大作人多逃死妻張

洎三男皆物故惟少子綱在才八歲耳適襁負而北時樞密副使答蘭領兵鎮古北口與語奇之辟充掾史德麟強起領簿書為祿仕也明年山東監察御史牒薦補憲吏居五月遷遼憲又明年以老病辭歸再配李氏綱年二十娶張氏其孫又新生三年戊申亂相失戎馬間癸丑始物色得之年十七娶趙氏洪武初德麟仍籍博平因之教授鄉里未幾邑長禮聘為文學掾讓不獲已於是横經泮席再易天星癸亥春以目眚在告得展邱

墓葺田廬課耕織暇則以詩書教子孫矧其性夙好山水去邑三里許則其菟裘也其先墓舊有老柏數十丈高軼雲表鉅可汗牛馬充棟梁至亂作悉戕於薪樵微諸一木之微而累葉之承籍可槩見也墓前後腴田二百畒非歉歲可以無飢草屋八九間隱見林霏杳靄中而士類之過從者歆其氣誼輒戀戀不忍去非慶弔歲時不一至城市至則未盡晷即歸歸則扶節吟嘯而蕭遠曠逸超然有出塵之趣或曰昔之隱者若戴顒蒙林

和靖皆清介自守不齷齪與世混濁房德麟豈其人耶延興往年兩過東昌未聞語及房氏者令長史能歷歷口其祥且謂延興曰予名能古文辛而傳其實以示後之人庶其不與物物斯盡也君子曰好謙可謂樂道人之善矣故書好謙與德麟同里兵後始家封邱云論曰房氏自鼻祖植德其後培根而食實者綿數世弗殄絶雖中土數十年金革戰鬬民死相籍大姓之家噍無遺類而房氏由子而孫而雲仍皆能保完萬死中則其鬼

血食不餒矣世德之報其至此哉

李樵翁傳

保定之容城有隱君子自號樵翁李其姓問其名而好問其字也翁生而穎秀六七歲時與群兒嬉戲鄉人見其貎骨清古舉止不凡為驚嘆曰此非里中兒比也稍長讀書鄉校衆皆推服以為不可及已而囊書擔笈以遊京師搢紳先生見其循循雅飭則又誘掖奬進而許其可與入道其於學朝夕淬礪不以事物是非亂心故

能至其所至而得其所得表裏貫徹體用兼該悉有條理而蔚乎其可觀也已而以經學教授鄉里時科舉制行學者爭先慕效爲舉子業登其門者一經指授動中肯綮而不病其爲難也其所識皆海内知名之士若光人龔友輔齊人潘述古汴人呇祿道夫邢人宋彦貞燕人楊九萬翁從之游者殆三十年親其顔色薫其德誼讀其文章聆其言論沛乎若江海之涵濡而無有畔岸也及乎兩河始兵中原板蕩骨肉殫殘而衣食無取給

朝而樵於山不知跋履之爲難也夕而樵於野不知寒暄之改候也伐木而歌弛擔而休不知暑濕之為勞而積薪之凡幾也此翁之所自得而世之不知翁者謂其視王質翁子輩實相伯仲不知鄙且誕乎翁之言曰吾衰暮以來惟嗜樵採雖於一草木之細取非苟取故不斲喪吾道真棄非慢棄故不暴殄吾天物吾於是得取予之道焉吾今旄矣舍荒山窮谷吾誰依吾固願世之士以忠信為本根六藝為枝葉詩書為灌漑含其英咀

其華而食其實將見環洙泗際闕洛而極於海濱鄒魯歸乎道德之垣而鬱乎君子之林何適而不可樵牧爲乎寘栖山林水石爲伍而鹿豕與游乎其友李延興曰子之説非鄙且誕也翁從祖父景陽受業劉文靖公之門累官戶部司計父近道累官易縣簿翁無子論曰或曰李樵翁何如人也曰翁端慎老成人也觀其讀書學道不矯矯以釣名佩仁服義不悻悻以自好鄉黨稱其善則雖童兒女婦無異辭言行孚於人而視州里蠻貊同

一軌其為人亦可少見其槩矣惜其白首邱樊不霑一命以行其道天之報施善人何為悊然若是乎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從古智能之士富貴而磨滅者不可縷數獨非命與翁能不以貧賤移其志而順受其命之正雖老於樵牧無怨悔焉非修身慎行於道為有得孰克臻茲故曰翁端慎老成人也

栖霞子傳

栖霞子姓陳氏字士文南昌新建人其上世以儒業顯

元季天下亂父祖皆隱德弗耀而衣冠詩禮濟濟彬彬雲仍相襲閭比相望也栖霞子生而有異質望之如芝蘭玉樹照映階戺稍長變化不測嶄然露頭角於群兒中鄉之人見而異之謂其軼類絶塵如是必能大其門閭以光照先烈無疑也始冠益自樹立而循蹈規矩端慎如老成人人勸之學則曰吾恥讀非聖書吾安呻其佔畢耗精魄故楮中耶勸之仕則曰吾雅無仕進意吾安能與時下上脂韋一世而隳壞名節耶夫輪扁之斲

輪非譏夫讀書也懼夫學焉而不綜其要徒學也楚狂之歌鳳非惡夫行道也惜其仕焉而與時背馳徒仕也已而渡河淮涉江漢歷閩越王公大人忘其勢而與之善先生長者忘其年而與之交而襟宇曠夷見者悅服談鋒横出聞者竦聽雖家居不問有無至與人交洞徹底裏而一觴一詠自放於山水間澹然忘世泊乎若無所營非流俗可及也久之去隱匡廬山中學道之士多與之游由是學行益髙蓋其山林之日長故其積者厚

增者多出者益遐也未幾有司以其才薦於朝一仕爲保定府尹當其在畎畝時若將終身雖千駟萬鍾弗顧也及其登宦途尹大郡慨然以為己任而不辭行其道也其所居近赤岸山其間朝夕多霞氣故自號栖霞子而好事曰栖霞子喜談神仙事殆將餐六氣飲絳霞賓栖塵滓之外而藏其神於不朽乎栖霞子曰吾學道也世豈有神仙若方士者流公孫卿李少君輩所云哉栖霞善詩其詩春容温厚如其政云雄邑尹周士瞻口其

為人陳其槩且徵予言予故信其說而次第之先是予在薊門聞棲霞子名甚習心竊慕之及聞士瞻說欲往拜其門而牽於塵役未暇也作棲霞子傳論曰天地藏乎大虛日月藏乎夜旦依乎物而棲焉者也蛟鼉藏乎江海虎兕藏乎山林圓首方趾之藏乎宮室囿於物而棲焉者也雖然棲焉而得乎藏藏焉而順其神是其備萬物兼三才趍澒濛而入太始終不朽者也若天地萬物之藏吾又安能語其端倪耶

劉則禮傳

劉則禮字景淵世家大梁墨莊九世孫高大父仕西江因家臨江大父始遷安陸之京山則禮聰慧有識鑒平居吶吶不能言洎衆務叢委片語折之即中肯綮讀書通大義無經生學士氣習年四十猶不遇衆論惜之至正辛卯兩河亂乃劃財募兵隸四川平章爻著麾下攻安陸襄樊唐鄧悉討平之兄弟子侄多死於兵積功受沔陽府判官歲戊戌河南丞相達實巴圖爾克夾河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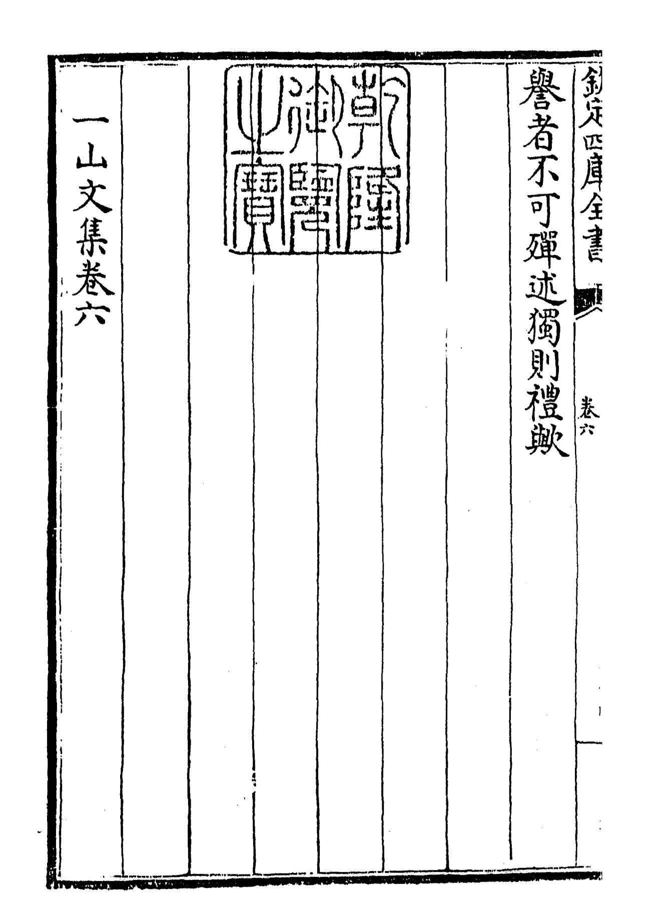
康鈞汝許亳有勞升同知安陸府事丞相死其子博囉
特穆爾為平章代領其兵討豐州雲内下之遷同知大
同路總管府事明年冬京師飢平章貢粮五萬石委則
禮董之時蔚州未下道塗阻塞嚴衛周防善達無虞又
明年春從河南平章方托克托北討拔全寧等郡擢同知
荆湖宣慰司事尋奉旨領兵與平章諤勒哲特穆爾合攻
保定祁蠡等處拜河南行樞密院副使歲甲辰秋博囉
特穆爾入朝自為太保中書右丞相受崇福司使兼河

南行樞密院副使鎮白羊口明年中書左丞相庫庫特穆爾總兵南伐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肄太子同知詹事托音特穆爾戲下尋奉旨受平章摩該節制調集賢學士有文綺尚醖之賜皇太子以璽書旌之歲戊申京師失守車駕北巡則禮所部兵潰散僅餘百人止於易之龍門山居無何從十餘騎由間道謁總戎雲中至俾還徵兵時將作院使田邁律圖結沿山諸砦留則禮共事遂與畫策封守未幾總戎敗績太原聲勢日斷

則禮謀於衆曰守柵以待王師也今內無供外無援而敵兵四匝諸寨或破或降獨欲堅守得乎不如擁衆赴行在否則徒餌虎口無益也邁律為下所沮無去意則禮請先往不聽自是日夜請去值邁律恚曰汝去即去汝部曲斷不可去則禮語人曰事已如此恐終陷於敵我幸有子宏我必令北奔不使與我俱陷也於是宏往至蜚狐遇亂兵還時都事佛嘉努至善亦避地山中其挈家北也則禮泣送之曰至善去我弗能與俱公到朝

廷庶以明我之心無他也言訖哭復不已哀動路人令
山中人猶能語其事明年春敵兵至邁努遇人少恩信
平日託為心旅者往往潛出通好邁努知事不可為趣
則禮亟見敵為遷延計則禮難其行衆曰公不去恐見
禍不若挺身見敵活一寨人則禮復固辭衆曰死生存
亡之機形於目中公倘受禍於此是死於無名不若見
敵而死死則無媿况未必死乎則禮曰我去公輩宜死
守勿我慮也遂往見其主帥衆歔甚則禮謂邁努曰我

幸不死公之庇也且我之形勢未為敵有而彼之虛實反爲我得及今尚可守也邁努曰人無固志糧無宿儲令又曷可守則禮曰公不守則死死則我願以身徇遂相與痛哭失聲舉座皆哭明日邁努等率其衆降帥愛則禮之才且勇俾代領其衆乃辭復欲奏以官又辭今旅寓薊門以澹泊自處每與朋儕語及忠孝事輙嗚咽流涕云李延興曰則禮嘗宣勞帝室矣而功未崇而才未究而志未就天也自古才杰之士其生不辰其死無



譽者不可殫述獨則禮歟

一山文集卷六